

彩色玻璃



彩色玻璃

(美) 威廉·F·巴克利

吴凯民 韩同来 孙凯军 杨宁育 译
成林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彩 色 玻 璃

(美) 威廉·F·巴克利

吴凯民 韩同来 孙凯军 杨宁育 译
成 林 校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7/8 字数 177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5319·76 定价: 1.60元

出版说明

彩色玻璃是一本描述美苏间谍战的小说。本书以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于五十年代初合谋破坏德国统一为背景，详尽地描绘了美苏情报部门选派精干的间谍渗透到西德进行破坏活动和他们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共谋杀害德国青年爱国志士的情景。

由于作者仇视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同志进行了一些污蔑和歪曲，为此我们作了必要的删节，并请读者加以鉴别。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使美苏感到忐忑不安的人	(4)
第二章 阿克塞尔·温特尔格林伯爵	(6)
第三章 布莱克福德·奥克斯	(18)
第四章 重建圣安塞姆教堂的“建筑师”	(30)
第五章 跟踪	(43)
第六章 讨价还价	(47)
第七章 第一次合谋	(56)
第八章 温特尔格林伯爵的“首席翻译”	(65)
第九章 成立德国统一党	(77)
第十章 决心拔掉“钉子”	(87)
第十一章 特殊电工	(106)
第十二章 艾丽卡·查迪诺夫	(116)
第十三章 甄别	(140)
第十四章 卑鄙的勾结	(153)
第十五章 肮脏的赌博	(159)
第十六章 困境	(173)
第十七章 诬陷	(184)
第十八章 记者招待会	(189)
第十九章 露出破绽	(203)
第二十章 销赃灭迹	(212)

第二十一章	“星占图”计划	(223)
第二十二章	彩色玻璃分析仪的“爆炸”	(232)
第二十三章	“不明不白”的事故	(241)

序 言

总长助理德米特利上校，坐在高背椅子上抬头望着他的上司，小心翼翼地低声问道：“先生，我把窗户打开好吗？”

苏联英雄瓦西里·列斯特维奇·米什金上将，这位列宁勋章两次获得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盯了他一眼，没有搭腔。他紧蹙眉头，晶莹的汗珠映射着那堆木柴燃烧的火光。勤务兵一个劲地添火加柴，弄得屋里烟雾缭绕，空气稀薄。德米特利猜想，这间四壁用兽皮遮盖的接待室，现在至少有华氏九十度。米什金依旧凝视着炉火，德米特利又笔挺地直起身子，朝另外两位助理瞥了一眼。苏联海军情报局局长尼古拉·斯蒂波维奇·费奇托夫海军上将，坐在总参谋长对面的小沙发上。他身着皱巴巴的浅蓝色外衣，汗水已浸湿了他的袖筒。他们都在等候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凭他元帅的威严在夜里十一点刚过，即在这难熬的三小时之前，让他们从各自的公寓，和他一起驱车来到特里沃诺什卡别墅。这里深居着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权威领袖和他们所有人的保护人。

到达别墅后，他们由元帅的私人副官盖科特尔·格拉祖诺夫大尉陪同，步入接待室。在室内的一角亮着一盏小灯，生着炉火。他们热得头晕目眩，这与他们刚才从小轿车下来后静悄悄地走进别墅时所经受的那股彻骨寒气，形成鲜明的对照。米什金将军朝他们带到这儿的、负责苏联国内安全和

世界情报活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利奇瞥了一眼，低声说：

“怎么这么热？”

米什金将军从未来过特里沃诺什卡别墅。元帅在这里越来越深居简出，实际上现在他的全部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他就要这么热。”自从特里沃诺什卡逐渐由元帅的临时性乡间住所，变成半永久性的别墅以来，彼得·伊万诺维奇·伊利奇就不时出入此地。他经常深更半夜被召到这里，在这间接待室里等上一两个小时，直到格拉祖诺夫传唤，方能进入那间无窗的卧室兼书房。

接待室里有八个座位。米什金将军，费奇托夫海军上将，克格勃头子和他们的副手共六人，分别在一对沙发和四把硬木椅子上就坐后，接待室另一端的那扇暗门打开了。格拉祖诺夫回来了。他很年轻，一头稀疏的黄发，戴着一副眼镜，平时他面色苍白，此时却两颊绯红。他径直走到伊利奇面前。

“元帅要见你。”

伊利奇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跟着格拉祖诺夫走去，随手轻轻地带上了暗门。

费奇托夫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两点二十分。

过了五十五分钟后，伊利奇回来了。费奇托夫又悄悄地看了一下手表。

伊利奇端起一把空着的直背椅子，与其他人成半圆形围坐在一起。

“元帅，”他清了清嗓子，竭力控制住声音，“元帅……对德国的事态……非常……不安。他认为……那个……年轻的法西斯分子……竟得到支持……是不可思议的。他很想了

解该国的……民主朋友为何尚未行动起来，还未使他销声匿迹。有人说此人只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元帅对这种说法……不能容忍。他不愿听这类……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他不想从我……这个声名狼藉的笨蛋嘴里听到这话；也不想从……愚蠢的……参谋长们的嘴里听到这种说法；甚至也不想从……既懈怠又无能……但又据称……正在履行自己职责的海军上将们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他指示我立即安排审讯有叛逆行为的《真理报》编辑。此人撰文说：这位伯爵只不过是一个鲁莽的辩论家；是希特勒式的惯开空头支票的辩论家。元帅很想了解，为什么美国人能成功地利用计谋使间谍奥克斯打进去发挥作用，而我们这些白痴、小丑、笨蛋却无所作为……。”

室内鸦雀无声。最后米什金将军打破沉静问道：

“元帅要我们具体做些什么？彼得·伊万诺维奇？”

“他没有说。”

费奇托夫海军上将嘶哑地低声问道：“他不想直接给我们做些指示吗？”

“不知道。”伊利奇说。

“他与你谈完了吗？”

“也不知道。”

米什金追问：“过去他每次与你谈话结束时，往往都不给什么指示吗？”

“他从不给什么指示。如果有什么指示，也是通过格拉祖诺夫告诉你。”

“现在我们怎么办？”

“我们坐在这里，等候召见或者让我们回家。”

第一章 使美苏感到忐忑不安的人

起初，人们都在对他议论纷纷。啊，天哪！希特勒又出现啦！这是发生在柏林封锁期间的一个插曲，当时，这位使人惊愕的年轻人，正在海德堡发表演说，宣称德国人民一定要自己打开被俄国人封锁的通往柏林的道路。一位中年退役军人，从人群中站起来，行了个纳粹礼，引起了讲演者的注意。两名警察刚才还在门房下棋，此刻如梦初醒，急忙向学生会大楼冲去。会场顿时哗然，直到最后把诘问者拖出了会场。但，这场骚乱并没有成为当晚轰动一时的新闻。

讲演者叫阿克塞尔·温特尔格林。他不象一些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退役军人，绷着脸，大叫大嚷。他的演说，言词温和，政见适度，不带有一丝普鲁士式的军国主义色彩。这使他本人的经历显得更加令人敬慕。人们愿意聆听他的讲演，并为他鼓掌喝彩。震天的欢呼声表达了人们内心的共鸣，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听这种讲演无疑是一种憩息，是在欣赏一章由华丽辞藻组成的管弦乐曲，一首奔放激昂的夸张赞歌。

阿克塞尔·温特尔格林详细阐述了两个主要论题。第一个论题是，在苏联统治下的生活是不能容忍的。

“在这儿用‘不能容忍’这个词是不恰当的。假如那种生活‘不能容忍’，那么人们就不会容忍它了。但是，人们

毕竟容忍了……。”

第二个论题是关于美国。至于美国，他却认为，它是一个属于善良人民的国家。美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自由，并且竭尽全力使别国人民得到自由，使德国和东欧解脱暴政的统治。但是，他们却壮志未酬，不仅出现了苏联的卫星统治区，而且还出现了一个被肢解的德国。他说，美国方面完全埋头于自己的事务，北约组织也是纯粹防御性的。这就是柏林封锁后四年来，即1952年美国奉行的方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那年春天总统预选期间，就解放东欧的问题只说了寥寥数语，便被痛斥为战争贩子。于是，身为总统候选人的艾森豪威尔便匆匆回避。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位好心的将军坚信，他的挺进欧洲的十字军远征计划就此告吹了。

但是德国人民由此可以感到慰藉。温特尔格林对人们说，美国驻欧部队，既急于将俄国人作为对手，也不急于将决心争取解放的德国人作为对手。而他，温特尔格林，却胸有成竹，只是时候未到，天机不露罢了。

因而，起初，斯大林曾对温特尔格林肆意嘲笑，视之为小丑——瞧！他们在克里姆林宫里也经常讲笑话！——不料这个不同寻常的年轻人却把斯大林弄得心神不安。于是他下令要对温特尔格林采取措施。

第二章 阿克塞尔·温特 尔格林伯爵

希特勒入侵波兰时，温特尔格林年仅二十岁。他作为先遣侦察营的一名中尉，在突击部队攻占华沙之前，首先到了华沙。但是，二十四小时后，阿克塞尔·冯·尤琴·温特尔格林中尉却失踪了。有关人员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想弄清他的下落，然而，几经努力，却毫无结果。有人猜测，阿克塞尔·温特尔格林，这位圣安塞姆的天资聪颖、年轻有为的伯爵，可能成了波兰狙击手的受害者，也可能遭绑架后被杀害。半年过去了。在这半年中，由于纳粹德国镇压了抵抗运动，那些被波兰人扣押的德国战俘，有的获释，有的被处死。对于温特尔格林的下落，官方则报道说，他“在作战时失踪，大概已经阵亡。”为此，他那守寡的母亲获得了一枚奖章。但是，她把奖章上的不光采的卐字饰撬掉后，才把它悬挂在她儿子的照片镜框上。在一次纪念圣安塞姆节的筵席上，圣安塞姆市市长发现奖章上的卐字饰被撬掉了。这天，伯爵夫人依照传统宴请了当地官员。这位伯爵夫人的满头银丝梳理得整整齐齐，坚毅的面孔透出端庄、机智。席间，她呷了一口茶，坦然地说，近来，爱国热忱使卐字饰身价百倍，谁都想搞到一个，因此把它作为装饰，并不安全。所以，当她看到她那傻头傻脑的小女儿诺娜漂亮的手镯上缀有这种徽饰时，也恬然不以为怪。

如果不触及近一年来的隐痛，不妨提提这样一个问题：伯爵夫人对她儿子的遭遇是否有什么看法？是的，她说，她确有自己的想法，不过这种想法太荒谬可笑，她着实不想把它公开。而市长说，我们是老朋友了，相信我吧！她便侧身向他凑过去，指着睡在壁炉边的小灰猫，悄声说：“你相信死而复生吗？”听了此话，市长便转了话题。后来他满心欢喜地回到乡下，重新投入了战斗。虽然伯爵夫人没有接到过儿子的片言只字，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但凭她一生的洞察力——她知道她的阿克塞尔还活着，并且深信他活得很好。他无论在哪儿，都一定会同纳粹进行殊死的斗争。

其实，这还是前不久的事。阿克塞尔换了一身从死尸身上扒下的衣服，跑到波兰后卫指挥所，向那儿的一名上尉指挥官陈述了自己的身世，但他受到了粗暴的对待。他懂的波兰语虽然很有限，但他已经听懂这个波兰上尉断然下令要把他这个德寇拉出去枪毙。阿克塞尔事前已预料到有这样的可能性。因而事先记住了几个必要的波兰词，以使用来表达自己的愿意提供德军入侵前，外国商业特务在华沙保存的两座纳粹大弹药库的地址。其中一座在尚未被德军占领的华沙某地。这个情报不到三小时就得到了证实。他要求把他护送出境。上尉答应把他护送到博波特，如果纳粹飞机在今后两三天内还不能完全封锁但泽港，他便可从那里乘小船进入瑞典，此后就是瑞典的问题了。阿克塞尔的向导金卡是个妇女，不会讲德语。头两天他们步行或骑自行车向北朝着奥尔兹丁走去，两天后阿克塞尔的波兰语不够表达之用了，关于那些隐蔽的弹药储藏地，他用尽了各种方式也表达不清楚。从此之后，这两个人，一个是四十岁的矮胖的华沙体育教师，另一个是二十岁的骨瘦如柴的威斯特伐利亚贵族少爷，在吃东西、

走路时，都默默无语。

快到马耳博克时，金卡突然发现前边路旁有一检查哨所，急忙示意让他躲进一个牲口棚。那些人身着波兰军服。金卡根据那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以及在乡间听到的城市电台所播送的骇人听闻的零星新闻来判断，这些人很可能是德寇招募的波兰军队。据说，凡只携带由盖世太保规定不准自由出入的证件的一律不准通行。凡任何证件都不带的一律拘留。金卡独自一人蹬车向两名士兵冲去。阿克塞尔探头探脑，想看个究竟，但只见到隐隐约约的人影乱作一团，然后两个士兵骑上摩托车朝他和金卡刚才蹬车来的路上赶去。金卡挥手示意让他过去，等摩托车消失之后，他才走上前去。她向他比手划脚地描述了一番，着实使阿克塞尔弄明白了她刚才的那段遭遇的生动情节。她说她对那两个巡逻兵抱怨说，在后边五公里处，一个士兵装束的德国青年巡逻兵，从路边跳出向她扑去，强奸了她。阿克塞尔心里捉摸，在德国军队中强奸是人人参加的一项娱乐活动，这两名武士般的波兰士兵是否准备要向全体纳粹军人挑战呢。他甚至还想到过，他有可能被作为强奸犯而被逮捕并处以绞刑。

于是，他们离开了大路，越野前进。接近海岸时，阿克塞尔那副刻板的面孔忽然开朗，而金卡则越发愁容满面。他正在摆脱纳粹的桎梏，而她还得重返刚刚被占领的首都。在商埠附近的汽车库旁，她伸出手，低头不语。阿克塞尔握住了她的手，拘谨地低下头，吻了吻她那银灰色的头发，用英语说：“再见金卡，我永远忘不了你。”

阿克塞尔长途跋涉经瑞典到达挪威，最后来到挪威情报机关。纳粹入侵挪威后，他参加了抵抗运动。五年中他没有设法与在故国的母亲或在英国的亲属取得联系，因为他不想给

自己的家里带来恶运。战争结束后，在为抵抗纳粹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英雄举行的简单的授勋仪式上，阿克塞尔因在抵抗运动中英勇无畏，被挪威国王授予最高勋章。而这次授勋正象一位老战士抱怨的一样：“象是在排队领粮票。”阿克塞尔回到德国并没有详述他在瑞典被拘留的细节，而只是简单地讲到他在波兰被拘留了不长时间就逃走了，并且在那儿是被单独看管着的。

阿克塞尔恢复了学业，在海尔堡大学由卡尔·贾斯珀斯指导攻读哲学。三年后获得了高级学位。在这三年里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里，下午则在体育馆里锻炼身体，并成为小有名气的中量级拳击运动员。在学业上他严肃认真，但又不是盲目崇拜，被牵着鼻子走。虽然生活无忧无虑，但是与其他二十八岁的健壮青年不同，他的确总是板着面孔。后来欧洲所有的评论家确切地描述他时都谈到这一点。真令人遗憾，当年，盖世太保在挪威的那帮打手，那些可怜的白痴，竟手拿传票却根本未发现被他们拷打的人竟是德国人。虽然没有人还能回忆起什么时候看见阿克塞尔放声大笑过，可是从他愁云密布的僵硬的脸上却能露出一丝微笑。“这是一个需要非常认真对待的世界！”他这样告诉最亲密的朋友罗兰·希梅尔法布。罗兰·希梅尔法布作为少数幸免于难的德国犹太人中的一个。由于他曾在柏林盖世太保档案局供过职，因此，才能在这个最奇异、最坚固的避难所里幸免杀身之祸。诚然，在阿克塞尔的圈子里无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谁都不会以普通的尺度来衡量他。谁也不会想象温特格林伯爵会去参加喝啤酒比赛，或以低级下流的冒险活动去赢得同伙们的欢心，或参加啦啦队去为本校运动队欢呼喝彩。甚至作为拳击运动员，他也是公正地参加比赛。尽管他是第一

流的拳击运动员，然而他的对手和敏锐的观众对他的印象却是，他对这项运动兴致索然。比赛结束后，虽然他总是和蔼可亲，运动家风度，但他常常即刻离去，而不愿留下来继续观看其他人的比赛，或与队友们一起胡吃海喝。他总是回去学习或给母亲和朋友写信，也可能写写日记，当然他从不让别人看自己的日记。他那种既散漫又浪漫的生活使他的母亲很担心，因为他是她的独生子，是他父亲遗留下的大量产业的继承人。起初，他彬彬有礼地陪着母亲给他找的那些姑娘，她们都是附近的高门闺秀。嗣后，从德国更遥远的地方又招来几个。他曾在英国公立学校学习了六年，1938年毕业于格雷本。1946年他随母亲到英国旅行，这是他毕业后第一次见到表妹卡罗琳。她是英国女王的堂妹，几年后女王去世，她继任了女王。卡罗琳秉性专横傲慢，同意为她那英俊动人、勤学苦读、富有势不可挡之气概的德国表兄找个最好的姑娘。而他，却装作毕恭毕敬，为三个妩媚窈窕、博学多才、聪明伶俐、各有特色的姑娘所倾倒。这年夏天他陪伴着她们，并被她们深深地爱上了。特别是莱因斯福德小姐，偎依在他的怀里长吁短叹地说：“为了你，阿克塞尔，我甚至宁愿成为一个纳粹党徒。”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他始终无动于衷。阿克塞尔对她们的热情只是敷衍搪塞。他总是按时地分别陪伴她们（四天，三天，十一天不等），然后以十分婉转的口气表明他不得不回国去工作，而对于他的工作性质则从未透露过。

卡罗琳有一次说：“阿克塞尔，你想过吗？你是否是个正派的男子，我不敢绝对肯定。我的意思是很爱你，这你知道，但你却心猿意马。你对人们的关心，由于某种原因，看来……是虚情假意。”她注视着他的眼睛，“我肯定你将

在欧洲政治活动中做一番大事业。如果你不介意，阿克塞尔，当你接管欧洲时，请你尊重这个小岛上人民的意志，好吗？从现在起，你就别忘了，阿克塞尔，这就是你离开斯坦福宫能够给我留下的最有实际意义的礼物。”阿克塞尔微微一笑，然后就装作好象在认真考虑她的话。（1952年阿克塞尔宣布建立自己的政党，卡罗琳追忆这一事件时说：“我确实认为。”她又说了一遍，“我确实认为，当我向阿克塞尔提出坦率的——可笑的——‘请求时’，他犹豫不决，恰恰是因为他正在绞尽脑汁地想是否同意这一要求。当时他仅仅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孩子。”）阿克塞尔在英国逍遥自在地过了两个月的夏季生活，回国后又埋头学业，完全中止了他的浪漫生活。“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着，妈妈。”他安慰自己的母亲。

他提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学位后，抽空走遍了整个德国。不管到达哪个从未到过的城镇，他总有自己确定的目标，他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男女老少，并且几天内就与他们交上了朋友。而这些朋友也每每成了他的信徒。随着活动不断扩大，结交也就更容易了，那些得到消息的人纷纷赶来看他。他们常常把他认出来，接着就攀谈上。他常常应邀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但是他总是规定听众不能超过一屋子，因为他并不准备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讲话。

他冷静地谈起德国人民的真实想法。德国，在不到一百年以前得到统一，而现在又被两个大国合谋分裂成两个国家。这两个大国：一个到处标榜人类自由；而另一个则被一场战争弄得疲惫不堪。这场战争把美国人民从半麻木状态中唤醒，因为他们曾一度认为这种半麻木状态是美国的一部分世袭财产，也可以说是美国拥有的特权。然而，这个国家现在陷入了混乱，他们看到英勇的行动只带来了含糊不清的结